

拉康思想理论:当代西方思想发展的不可或缺

钟晓文¹ 冯寿农²

(1.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2.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思想理论在构成上具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特点,其理论既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潜意识”理论的继承、批判与改造,也是对结构主义“能指”理论的拓展性改造。通过继承与批判,拉康建构起他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理论。拉康的思想理论对其后的西方现代思想理论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键词: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能指;潜意识

中图分类号:B84-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08)02-0068-06

在西方当代思想发展历程中,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开拓了崭新思想创造的广阔视野。拉康思想理论的承前启后性,极大地影响了其后的西方思想理论的发展。

拉康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精神病医生,而且也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和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他把精神分析学同语言、心理、社会、行动和思想创造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根本上改造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方法,全面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成为整个新型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奠基人。

拉康的理论庞杂、系统性不强,研究者往往无从下手,很难真正进入其理论体系并吸取其有益的成分,运用到自己的研究领域。本文试图围绕这个“承前启后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思想家”梳理其思想理论的构成,分析其对其后的当代西方思想理论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进一步地走进拉康,认识拉康。

一、拉康的思想理论

拉康的思想理论虽然庞杂,但仍有其结构线

索。他的所有理论都是围绕着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结构改造而展开,是对弗氏“潜意识”概念的语言学改造。

作为一位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显然,拉康思想理论的主要构成就是改造和拓展后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他的精神分析思想继承、修正了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利用结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拉康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核心概念“潜意识”进行了修正与拓展。

对弗洛伊德“潜意识”概念修正拓展的同时,拉康对结构主义的“能指/所指”理论也进行了修正改造,把结构主义的“结构既是形式又是内容”核心思想运用在其精神分析学思想理论。拉康思想理论的系统性并不强,但其研究领域覆盖面广大、触角颇多。这是造成拉康理论不容易理解的原因之一。

以“潜意识”概念为起点,或作为中心概念,可见拉康思想理论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当然其间的严密性有所缺欠,因拉康思想本就不是一个完善体系,其理论就是个松散结构。

收稿日期:2007-03-01

作者简介:钟晓文(1968-),男,福建武平人,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厦门大学文艺学博士生;

冯寿农(1950-),男,福建莆田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拉康首先对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进行结构性改造,把语言引进“潜意识”结构;他把原来的“潜意识”的核心“力比多”改造成“欲望”;把弗氏默认的主体性“潜意识”改造成“主体间性潜意识”。同时,拉康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能指”概念进行改造,指出了“能指”的非固定性、语言与象征的中介性。从而使原有主体化的潜意识,变成为主体间语言交往过程中、经象征性运作而不断变化的“能指”开发系统。

拉康根据他的“潜意识通过‘语言’、通过‘象征性、现象力’”与“现实性相联系”的观点,推出他的三重结构学说。通过对改造过的“潜意识”的核心“欲望”的进一步研究,拉康指出,思想创造活动的动力源于“欲望”;通过对“欲望”的研究,拉康进入到“情欲的语言基础研究”。

为便于对拉康主要思想理论的全面了解,本文用七个关键词进行概括:潜意识结构、欲望、能指、主体概念、三重结构、思想创造活动的动力、情欲语言基础研究。拉康的复杂理论围绕这七个关键词展开。

1. 潜意识与语言的新关系——对弗洛伊德“潜意识”结构的语言学革命

在重读弗洛伊德的基础上,拉康对弗氏的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潜意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拉康把语言引进了“潜意识”结构,这是他与弗氏的最大的不同,因而拉康的这次改革被称为精神分析学的“语言学革命”。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1)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先于语言,而拉康认为这二者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潜意识是语言的产物;

(2)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混乱的、任意的、无规律可循的,而拉康则认为潜意识是像语言一样有规律或有结构的,这种结构的规则受制于语言经验;

(3)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通过“压缩”和“移置”来表现其内容,而拉康认为这两个概念与隐喻和转喻的修辞过程是相似的。

拉康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层次进行分析,认为潜意识本身就像语言一样是被“精确构成的”,潜意识可比拟于语言的话语或本文,其组成规则与语言规则类似。弗洛伊德从梦、玩笑和症状中发现的潜意识活动规律凝缩和移置的过程。拉康认为,这可以用语言学中的隐喻和换喻来替代,隐

喻类似于语言符号的共时性运动,即通过两个符号或词项之间内在的相似或类似关系进行的言语转换;换喻则类似于语言符号的历时性运动,它基于语言符号之间的接近或邻近关系。拉康说,潜意识的诸“形成方式”,如梦、玩笑、语误等,不能按表面含义理解,应当把它们看作字谜游戏一类的东西,参照其“上下文”,通过隐喻与换喻的初级过程来译解其含义。在他看来,潜意识另具一套“文字系统”,它在意识话语的空隙间穿行,虽然我们进行意识活动时很难观察潜意识的支配作用,却可以透过意识的话语洞察潜意识本身。

拉康认为,潜意识与语言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其共同特点就是它们的潜意识性。潜意识像语言一样有规律或有结构,这种结构规则受制于语言经验,也就是说,二者本来都是自然地具有脱离意识操纵的能力;不仅如此,两者在实际运作中,总是脱离意识越远越灵活。语言运用的潜意识性,正是显露语言本身的潜意识本质。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潜意识是一种本能代表;而在拉康理论中,潜意识则是语言的一种特殊作用,是语言对欲望加以组织的结果。他把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结构改变成以语言与象征为中介的主体间关系结构,将潜意识理解成潜在的语言能力的结果,产生了极其伟大的理论意义。

2 “欲望”——拉康对“力比多”概念的拓展性改造

在拉康的思想理论中,“欲望”是个重要的概念,正是这个概念极大地扩展了精神分析学的适用范围,也正是这个概念使精神分析学获得了再次发展的原动力,使精神分析学能够使用在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中。“欲望”概念实际上是拉康对“力比多”概念的拓展性改造。

对弗洛伊德“潜意识”概念的改造,对外就其与语言的关系进行了修正,而对内也就是对“潜意识”的核心“力比多”进行了拓展。拉康认为“欲望”是潜意识的核心;而语言则是潜意识的符号结构,也是潜意识同人的思想创造、实际活动以及外在世界相联系的中介因素。欲望在本质上是对于虚无的欲望,因为欲望就是象征性本身,是一种能指。因此,语言的“能指/所指”结构绝不是固定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以本能欲望为中心,随欲望不确定地无限转变而发生不确定的变化。

拉康认为欲望并不是单纯发自主体内心深处潜意识的需求,而是在人同人的语言交往关系中

形成的,是在与他人的语言互动中不断更新的象征性力量;它是构成语言论述和言谈内在结构的重要成分,是一种最根本的“能指。”

在对“力比多”概念进行拓展性改造的基础上,拉康创造性地开辟了对情欲语言基础的研究,强调情欲、性欲和各种最原始人类欲望对于思想创造和语言运用能力的决定性影响,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启发甚大。

3 “潜意识”与语言的主体间性——对弗洛伊德“潜意识”主体性默认为的质疑

在语言及其潜意识结构化的研究中,拉康揭露“主体”的非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说明了不是主体决定语言和潜意识,而是相反。这是与传统的主体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认为,“人在任何时期和任何阶段的意识结构都是相对的,是在生产论述的过程中形成和变化的。人的意识,包括人的主体意识,并不能决定在具体条件下的论述;相反,是人的论述引导人的意识朝着一定的结构发展或变化。”“对于人来说,不是通过意识的主体化过程,而是通过说出的话语,通过能指的相互关系结构及其秩序,进入到主体间性的社会文化网络之中。”

在改造潜意识概念时,拉康努力让潜意识在非主体化的语言结构化过程中直接展现其主体间性的特征,使潜意识能够在不受主体道德意识约束的情况下,自由自在地进行创造活动。拉康在对“自我”的重新阐释中,提出了著名的“镜像”理论假说,动摇了弗洛伊德“潜意识”的默认为的主体性观念。

在儿童镜像期心理研究中,拉康明确指出:对于自身主体的认识,人并不靠其主观意识的单向成长过程,也不单靠其内在本能欲望推动,而是靠其同他者以及与他者同时介入的象征性世界的关系而形成。从儿童时期开始,人就通过象征性的中介认识自己、主体和对象。人的欲望对象、形成动力及其变化,都是从镜像阶段就确定。从那时起,象征性本身就是最有潜力无限展开的“他者”。人是在与“他者”的“相遇”中,认识到“自我”,认识到自我的主体性。也就是说,人的主体性是与他的“相遇”中产生的,是一种主体间性。潜意识通过语言及其象征性为中介与各种“他者”相遇,逐渐实现了“自我”的主体性体认,但这种主体性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中默认为的主体性已经完全不同了。人所接触到的“他者”总的有三

种:以象征形式而直接表现出来的各种符号和信号;以特定身份出现的有形体的个人;以占有特定时空结构呈现的物理形体。

人的主体化过程并非如弗洛伊德所阐释的是人的意识的内在封闭的自我发展过程。拉康认为,潜意识在其语言运用中,通过与他人以及与世界不断联系之中,通过“他者”的相遇之中,逐渐地使人跳出自我范围,调整其发自内在欲望的潜意识结构,产生与他人、与在世界相联系的欲望,并在这种欲望的不断活动中,形成并加强其主体的现象能力,从而形成一种以想象为中心的三元双重对立关系,既把自己同他人联系在一起,也把自己同世界联系在一起。

“镜像阶段”论是拉康主体理论的基础和关键。他通过观察发现,初生的婴儿只是一个“未分化的”、“非主体的”存在。但是在婴儿6-18个月时,即达到了其生存史上第一个重要转折点——“镜像阶段”。在此之前,婴儿还无法把自己的身体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只是把它看作某种支离破碎的东西。镜像阶段之后,婴儿得以初步确定起自己的同一性身份。大约在3-4岁左右,随着语言的获得,儿童意识到自我、他者与外界的区别,进入象征秩序,并在象征秩序中获得主体性。拉康认为语言是先于主体的一种存在,正是这个观点颠覆了弗洛伊德及其前的传统的主体性观念。主体的确立过程就是掌握语言的过程,是语言逐渐将儿童引进社会文化关系之中。可以说,语言产生了“我”,语言创造了人的主体性。

4 三重结构理论——语言的象征性理论的拓展

在研究潜意识与语言的关系中,拉康提出了语言与象征的中介性思想,进而在这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个性和人格的“想象”、“象征”和“现实”三层次这个重要的理论。拉康系统地论述现实性、象征性和想象力的三重结构,并将三者所构成的三重结构及其运作,当成人类文化创造的基本机制。

拉康认为,想象的部分是一种由镜像阶段所产生出来的混杂统一体,是主体在镜像阶段所记录下来的有关外在世界的复杂图像,其中包括有意识的、无意识的、知识的以及现象到的各种成分。

象征的世界由某种多样的符号所构成。符号是人进行各种心灵思想创造活动的动力和基础,是人同外在世界打交道并对外在世界进行改造的

中介因素。象征把人的能力、内在世界以及实际活动同外在世界联系在一起。符号以其本身所固有的象征能力,将外在世界所提供的各种有利于自身的因素加以改造,使之变为有利于主体或适应于主体创造精神的因素。象征对于人发挥其主体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是人同外在世界打交道并使人改造成有利于人的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中介力量。这就是说,没有象征能力,不仅人的思想创造精神无法发挥和运作,而且人也无从对付极端复杂的外在世界,更无从改变外在世界对人的摆布。

现象的世界同象征的世界相结合就是现实的世界,就是具有主体性的人所面对的现实的外在世界。人所面对的世界永远都不是客观中立的外在因素组合体,而是同人的主观能力及其欲望和实际活动紧密相关的。

5. 能指/所指的分解与独立——对索绪尔所指/能指理论的改造与拓展

拉康虽然深受结构语言学的影响,但他试图超出由索绪尔所创立的结构语言学的界限,以便让结构语言学在其精神分析学理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了充分利用结构语言学的成果,拉康必须对其进行改造,必须修正索绪尔的“能指”概念的缺点:“第一,欠缺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内在基础;第二,将能指同所指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封闭式二元对立关系,使能指本身所固有的无限欲求能力和自我生产能力被消除殆尽;第三,欠缺对语言运用过程中体现于语言论述风格的所谓‘文风’的研究。”

拉康认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并非固定和不变的。语言的“能指”是一种象征性的换喻转换系列,其本身具有无限循环的自我生产和自我更新的功能。能指就是象征,而一切事物都可以成为象征。“所指”作为一种象征,是在特定条件下受到“能指”的支配,但它本身仍具象征的固有性质,所以“所指”也能作为一种象征而独立存在,并在新的条件下转化成为“能指”。“所指/能指”这组在索绪尔理论中相对固定的概念,不但可以转化为“能指/所指”,而且可以断裂,各自朝向不同的演变方向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转化成为两大独立演化系统,各自在自身的象征变化系列中,演变成符号及象征的变化游戏。

改造过的“能指”概念在拉康的理论体系中发挥了更大更强的理论适用性,成为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发挥着空前的理论生命力。拉康认为,“能指”是一切表象和观念的基础,正是通过“能指”,儿童才有可能走出模糊的想象捕捉物的范围而进入象征性的世界。拉康认为,能指是人的精神心理能量的主要来源。人在其成长中,通过与他人的来往和言说,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自己。“能指”在其运作过程中,能够产生连说话者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情。话语的应用引入了“他者”,他人在人的言说者中进入了主体,使主体发生连主体自己都无法控制的新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产生了解构主义者的“人是被语言所言说”的结果,而“他者”则成为主体的替身,使主体消解。

拉康不仅改造了索绪尔的“所指/能指”理论,而且成分利用结构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理论贡献。结构主义认为:在研究中,将对象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然后重新组合,以引起整体性的变化;强调整体对部分的优先性;认为对对象的研究不应停留在表明(表层结构),而应深入到对象的内在联系(深层结构)。

受结构主义哲学影响,结合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拉康首先对“结构”做了详细说明。他认为,结构主义所说的“结构”概念与格式塔心理学所说的“形式”尽管有联系,但不能机械地加以比附。结构除了法国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拉加舍所说的“显现结构”和“理论模型”结构外,还有第三种更重要的结构,即“能指的纯粹和简单的组合”所形成的结构,这是拉康潜意识理论中的那种结构。

总之,拉康充分地、改造并利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成果,把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彻底改造成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使精神分析学在新的时代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拉康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到其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各个层面:潜意识与语言的结构;现象、象征和现实的重重结构;提出了结构的意义性,进一步批评传统的“主体概念”,揭示主体的话语和论述结构,从而使一贯靠主体意识同一性来维持的“主体”本身,变成为受话语和论述决定而不断变化的附属因素。

二、拉康思想理论与当代西方思想发展

在西方当代思想发展历程中,拉康思想理论具有显在的承前启后性。“承前”,他继承并超越

了结构主义,成为从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的重要人物;“启后”,他的思想直接推动了在他之后一系列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福柯和利奥塔等人,使他们在拉康思想基础上,有可能以“语言符号、权力、情欲”为主轴,彻底解构传统文化体系,开拓出广阔的理论视野。

拉康的“语言革命”打破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不可知的神话,为潜意识更有效应用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找到一个及其关键的中介物——语言。他认为,潜意识不会自行发挥其功能,而应该通过语言这个“中介物”才能产生作用。拉康对于精神分析学的最大贡献源于对语言的中介作用的引进和拓展。

拉康对潜意识的改造,使精神分析法用途更广,开拓了人类探索非理性领域的广阔天地。潜意识与语言的结构关系的创立,使潜意识与人类社会产生联系,使它们的关系问题有了探讨的可能性。通过语言及其象征,潜意识与社会发生关系,与人类思想和外在世界发生关系。从此对社会、人类思想与外在世界便多了一种研究的视角与领域,对我们自身的了解多了一种探索的可能性。

拉康对当代思想最重要的启发是在语言及其潜意识结构化的研究中,揭示了“主体”的非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不是主体决定语言和潜意识,而是相反。拉康对潜意识与语言的结构性关系的假设与研究探索,提出潜意识与语言的主体间性关系。这个理论发现颠覆了弗洛伊德“潜意识”概念中隐含的主体性的默认,也成功动摇了西方传统文化努力建构的“主体性”概念。拉康的研究启发了德里达。德里达通过对西方传统文化的语音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和西方种族中心主义原则进行颠覆,彻底地动摇了西方的“主体性”原则。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的核心就是对西方传统文化中的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反叛,而主体性正是逻格斯中心主义的目的所在。拉康对主体性的质疑对西方社会的传统思想方式产生的震撼性影响,使其同时代及其后的思想家们对许多想当然的概念进行了质疑,如“殖民”、“男权”、“同性恋”、“话语”、“符号”等都产生质疑。正是这些质疑促进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理论的繁荣。

拉康对索绪尔“能指”概念的改造和拓展,不仅使能指概念适应了他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理论,使他的潜意识与语言的主体间性理论能够成

立,并建构了他的语言与象征的中介性理论,而且使索绪尔的结构概念从静态的僵化的理解与使用中得到解放,使结构成为一个开发的概念,从而使结构主义在更多的社会科学领域发挥了作用。此外,拉康对索绪尔“所指/能指”概念的结构颠覆、割裂,指出“能指”与“所指”的转化可能性,以及“能指”的非固定性等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西方传统的二元论。

拉康对“所指/能指”概念的结构颠覆,启示了其同时代及其后的许多思想家。“所指/能指”的转化可能性、能指的非固定性,启发了福柯对“权力话语”的深思。“能指/所指”二元的分裂思想启发了罗兰·巴特:他利用这个思想对文本进行解构性分析,写出“S/Z”,颠覆了西方传统文化所推崇的“文本的神圣性”。能指与所指的分离也加深了德里达对逻格斯的质疑、对话语解构的可能性的探索与研究,他的核心解构概念“延异”正是对能指与所指分裂后的进一步演绎;而当代西方的三大最著名知识女性之一的克里斯特瓦(Kristeva)则在德里达的基础上发展出其符号分析、文本生产力和文本间性理论,在当代的文本理论领域大放异彩。

拉康理论通过对精神分析学进行的“语言革命”,实现了精神分析学的后现代转型,不但推动了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过渡,同时也对后现代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德勒兹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伊格尔顿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的观念和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等等。

在拉康“回到弗洛伊德”启发下,阿尔都塞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建构其意识形态理论,从而对后现代文化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他将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方法运用到文本的阅读当中,提出了著名的“症候式阅读”方法。

杰姆逊在论及拉康理论及其影响时指出:“正是拉康给我们灵感,使我们找到了一种新的然而却尚未充分开发出来的关于意识形态本质的概念,这自马克思和尼采以来还是第一次。”受拉康的启发,杰姆逊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

德勒兹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20世纪70年代他与伽塔里合作出版了《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一书。和拉康一样,他们把人看作无意识的主体。在该书中,

“俄狄浦斯”被用来表示父权制文化,而这一概念正是来自拉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释。

“传统精神分析学以两种方式进入文学批评:其一是对创作活动的探索;其二是作者心理的研究,目的是揭示作者的创作态度、心理状态与其作品的特殊性质之间的关系。”传统精神分析学的研究侧重点是作者研究。艺术被看作是一种精神病的表现,是作家的病态和精神失调的副产品。文学艺术被看作是与幻想或白日梦相类似的东西,被当作作者的幻想投射。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学的批评家们通过详细地研究和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来发掘作者的创作心理,重视作者的潜意识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这些批评家往往以“俄狄浦斯情结”对作品的结构进行分析,而在批评实践中,重点在作品中寻找男性和女性象征物,对作品进行泛性化分析。

把精神分析学应用于文学批评是弗洛伊德的首创,但由于其明显的“泛性论”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拉康也尝试以他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运用在文学批评中。在他的《欲望及对〈哈姆雷特〉中欲望的阐释》(1959)中,拉康对莎士比亚这一经典名剧作了与弗洛伊德不同的阐释。拉康最著名的尝试是他爱伦·坡推理侦探小说《窃信案》所作的分析。这个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文本分析案例在西方文艺理论界引发了强烈而持久的

反响。

在阅读《窃信案》中,拉康一反传统精神分析把文本当作探究作家心理或人物心理的做法,而将焦点集中到文本、结构、无意识话语和宏观文化修辞的关系上。拉康在《论〈窃信案〉》中进行的文本分析无疑具有当代文化和语言学的色彩,拓展了文学批评的思维空间,影响了后现代文学批评,推进了文艺理论的发展。

此外,拉康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女性主义批评以及电影艺术等研究领域,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通过报刊、影视、广播等大众文化传播媒体的推介,拉康理论走进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角落。

三、结论

拉康思想理论的构成分析清晰地说明了其理论的承前启后特点。他批判地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理论,同时对结构主义理论进行改造和适用性拓展,充分利用改造过的“能指”理论以及结构主义方法对精神分析学进行补充,建构其拉康式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他对潜意识理论的改造以及对主体性的质疑,对“能指”理论的改造与拓展,启发了一大批其后的理论家们,如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人,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注释: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9,205页。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58页。

大卫·戴奇斯:《文学批评方法》,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责任编辑:王立民]